

屋頂的 石頭在說話



天上不亮地上亮
每一顆石頭都相信
天上有一顆星
靈魂不滅
真心在對自己
說話

歐陽柏燕 — 著



九歌文庫 1082

屋頂的石頭在說話

作者	歐陽柏燕
責任編輯	陳逸華
發行人	蔡文甫
出版發行	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／02-25776564・傳真／02-25789205 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九歌文學網	www.chiuko.com.tw
印刷	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	龍躍天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初版	2010（民國99）年12月
定價	220元

本出版品曾獲連江縣政府之補助

書號	F1082
ISBN	978-957-444-738-1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港台書

屋頂的

石頭在說話

九歌文庫 108



歐陽柏燕
——著

天上不亮地上亮
每一顆石頭都相信
天上有一顆星
靈魂不滅
真心在對自己
說話

在浪花上漂泊的島嶼

白靈

——序歐陽柏燕的馬祖詩集

馬祖，金門的兄弟之島，同樣曾經在近代歷史上「狂飆」過，同樣飽受戰火「淋漓盡致」地洗禮過的島嶼，如同歐陽柏燕所說的，一個個，都是「在浪花上漂泊的名字」（〈橋仔聚落〉）。

即使土地面積和名氣沒有金門大，甚至連八八坑道或東引的酒再好喝，卻始終不及金門高梁響亮。然而此島嶼特出的氣質、尤其閩東的建築，閑靜素雅，堅定而硬朗，卻非金門所能及。相不相信，光是馬祖島上北竿的芹壁村小小一個聚落，就足令整座金門瞪乎其後，乃至可以傲視全臺灣、及整片臺海領域。也得幸它們如此偏遠，乃使之才可在戰火下「痠攣一陣子」後，得以完整、而且完美至今。

今日再踏上馬祖的人，除了戰史館、反共標語、碉堡、和雷區外，放眼望去，人口稀微，著實荒涼、冷清。昔日兵履雜沓、吉普車戰車橫行、口號和口令交錯、入夜宵禁後人影與炮影開始幢幢的時代，恐怕是一去永不復返了。即使彈痕、傷痕仍在，最後也

只能留給史家去忙碌了，如今已進入候鳥比人還多的嶄新年代了。

一個金門女子，詩人歐陽柏燕卻不這麼想，懷著心中深植的那金門龐大而難以拔除的雷區，她屢踏斯島，在馬祖各個離島來來去去，旅行、勘察、開畫展、佈展裝置藝術，這其間屢屢看到的卻是與自己命運雷同的子民深鬱的眼睛、滿佈彈痕的石屋、以及荒草遍植的廢屋和破牆：

渺如蒼粟的居住者

影子越來越小

青帆默默

搖盪一頁歷史（〈青番·小香港的榮衰〉）

金馬二島運命如此雷同，有朝一日從農村小鎮和華僑養老之地一躍而成邊防重鎮時，仿如午夜初醒，整座島的子民和一草一木、甚至連祖墳祖厝和此後數十年歲月幾萬個子孫，乃至夜夜夢境，都頓然被戰爭和幾紙命令綁架，進入恐慌無措無奈無力、還得日面對死神鐮刀前來收割頭顱的漫長歲月。

諷刺的是，當初兩座島人丁最旺、商業行為最頻繁、街道景觀最「繁榮」的時光，

竟皆是戰爭帶進各種口音的幾萬個阿兵哥們賜與的，而荒涼和靜寂竟是其之前或之後做為一座小島的本質：

盤旋向上的一陣風

聚集眼前所有

一切

又吹走了（〈拾級而上·中柳·下方的海〉）

作者說的「風」是青春之風、革命之風、狂飆之風、吹出死亡和骷髏之風，是聚集所有生命之力、狠狠一擊之風，擒住所有又吹走所有之風，以時代之名席捲一切又放棄一切的龍捲暴風，金馬二島即在其間被狂速地舉起又重重地摔下的。於是我們透過一位金門女子的眼睛，在馬祖，另一座與金門相同歷史和命運的島上，再度看到自身做為邊境之島也曾是狂飆之島的最終宿命：

一座島被訓練成

委屈壓抑的形狀

邊緣化的情緒

彷彿紅花石蒜

一再被呼喚別名

彼岸花（〈戰爭，和平在紀念什麼〉）

歐陽說的是金門與馬祖的委屈，也是島上散佈全球各地幾十萬金馬子民的委屈，更是兩岸遭政治任意擺佈的幾億人民的困頓和壓抑，潮來時被「訓練」去幫這個主義那個主義搖旗吶喊，等到事過境遷浪潮遠去，又被政客丟棄一旁。歐陽說的豈不是所有百年來全球華人子民的憤悶和不满？

但時勢不會因誰的憤悶和不满有所改觀，如同金馬自狂飆後覺醒——可能是兩岸四地覺醒得最早的兩座小島——最後只能回頭檢視自身、擁抱當下和現狀：

山永遠屹立不搖

流水

即使沒有觀眾

一樣演唱詩篇（〈牛角的想望〉）

而日子總是不回頭的，歐陽柏燕瞭解狂飆歲月代表的痛和印記，「落葉只記住春天的美／安心在秋天飄墜」（〈牛角的想望〉）。既然戰爭、革命總是和青春繫綁在一起，歐陽寫金門或馬祖，其實即其年少和青春足跡追憶的寫照。當「船隻把有形無形的／傷口／全託交給海潮帶走／空無一物的沙灘／故事變得很輕很柔」，面對停滿登陸艇和兵艦帆影轉眼又頓然走空的沙灘，真的不知該喜悅還是失落？末了也只能「既不談永恆／也不擔心斷代／只有陽光、浪花、雲朵／支持極簡的生活／品嚐／留白」（〈漁村晚唱〉），歐陽從島本身的命運跳到島的四周風景，說的是「空無一物」一如深刻的「傷口」，皆已無可無不可了。

然則相較於沒有狂飆過的青春，曾狂飆過的青春，如果傷口恆在、刀痕吻痕同存，不知應算是幸？或不幸？是該深深隱藏？還是打開胸膛，大聲說出來？歐陽柏燕對此並不表意見，只如同她在〈安心釣起一座島〉中所寫，一切如其所是：

解嚴後的風景線上

閒情一路飄漲……（中略）

看見冷戰的時鐘轉動
尖銳的針刺

面對大海

長長的坑道背後

紅花石蒜

依舊盛開青春

無人島上的燕鷗與魚群

飛過來游過去

游過來飛過去

商機與宣傳也游來游去

大海默默看著

釣客

從一粒沙站成一座塔

既不瞻望

也不回顧

只是安心釣起

一座島

即使觀光的「商機與宣傳也游來游去」、「釣客／從一粒沙站成一座塔」，人潮越來越多，戰火過翻滾過痛過醉過也醒過的金馬女子何嘗在乎，她採取的態度是「既不瞻望／也不回顧／只是安心釣起／一座島」，這座島是金門，這座島是馬祖，這座島是曾在其上掙扎過的每個子民，這座島就是她自己！

相較前此的詩作，歐陽顯然已度過她人生的狂飆期，從此隨大海徙盪，如今她已是：

一塊謙卑的石頭

彎下腰來向卵石

學習收斂稜角的智慧（〈回歸，島內島外〉）

這塊石頭是一個人，一部詩集，一座島，一座狂飆過的島，一座永遠「在浪花上漂泊的名字」！

目錄

在浪花上漂泊的島嶼／白靈
不停在對話的夢與未來（自序）

【輯一】黃昏的牛角村

塘后沙灘

橋仔聚落

一顆印・後記

黃昏的牛角村

夫人村

——邂逅佳人

海上石城

——芹壁

莒光頌歌

石屋上發疼的標語

3	3	3	3	3	2	2	2	1
9	7	5	2	0	8	6	4	7 3

青番・小香港的榮衰

牛角的想望

漁村晚唱

東引，石蒜花開

拾級而上・中柳・下方的海

飛旋在燈塔的光暈中

驚艷・地中海

【輯二】奇遇・北海坑道

神秘小海灣

奇遇・北海坑道

卡蹕・馬祖

神話之鳥

蛇島，蜿蜒未來

鐵堡・延伸的和平願景

7	6	6	6	6	5	5	5	4	4	4	4
1	8	5	3	1	8	4	2	0	8	6	2

仰望的印象

——枕戈待旦

東湧燈塔

一線天

大埔石刻

山海一家

大漢據點

——巨砲陣地

東犬，帶領平安回家

雲台山眺望

走過綠色大道

【輯三】屋頂的石頭在說話

走過聚落的心情，如鏡

傾聽，會呼吸的房子

屋頂的石頭在說話

9	9	9	9	8	8	7	7	7	7
9	6	4	0	8	6	3	1	9	3

夜戲・星沙

晚風，躡足彎入石砌步道

走出石體的震懾

擱淺・曬太陽的魚舟

石屋・巷弄之間

芹壁・思想者的午後

消失的澳口

路與人心，誰平坦？

台馬輪上看海上樂高秀

進出廢墟

淡入・石屋的靈魂

【輯四】老酒・香傳百里醉千家

窖藏・歲月

咀嚼貼心的溫暖

——繼光餅

1
0
1

1
0
3

1
0
5

1
0
7

1
0
9

1
1
1

1
1
3

1
1
5

1
1
7

1
1
9

1
2
1

1
2
4

1
2
6

八八坑道・飄香

津沙・味蕾饗宴

老酒・香傳百里醉千家

潮間帶的夢

返鄉・老酒頌

佛手，千千萬萬祈福

依嬭，店家在說什麼

島嶼的童年

海味・巡禮

擺暝・遶境・補庫

漁夫老村長的回憶

【輯五】離島，相連的臍帶

火花是火不是花

軍管・君知多少遺恨

1	1												
6	5												
0	8	1	1	1	1	1	1	1	1	1	1	1	1
		5	5	4	4	4	4	3	3	3	3	2	2
		3	0	7	4	0	7	4	2	2	0	8	8